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三十八 洛八

尊者 象賢造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辯業品第四之六

諸有歸依佛法僧者為歸何等頌曰

歸依成佛僧 無學二種法 及涅槃擇滅

是說具三歸

論曰如本論言歸依佛者為歸何法謂若諸法妙有現有由想等想施設言說名為佛陀歸此能成佛無學法言謂若者即是總標當所說義言諸法者即是顯示無我增言妙有言顯妙有性合現有即明現可得義或妙德合故名妙有現有即顯是所知性想者謂名言等想者即是能顯共立能詮標舉能詮故名施設何故標舉次則答言由此能成無倒

言說覺一切法一切種相不藉他教故名佛陀或此圓成智等眾德自然開覺故名佛陀或佛陀名顯彼有覺如質礙物名有質礙或佛陀名顯彼能說已所證覺以開覺他如婆羅門來詣佛所以妙讚頌問世尊言

稽首世導師 名最上覺者 何緣父母等號尊名佛陀

世尊哀愍彼婆羅門亦以伽他而告之曰

婆羅門當知 我如去來佛 成就覺者相

故我名佛陀 婆羅門當知 我觀三世行

皆有生滅法 故我名佛陀 婆羅門當知

我於應知斷 修證事已辦 故我名佛陀

婆羅門當知 我於一切境 具一切智見

故我名佛陀 婆羅門當知 我於無量劫

修諸純淨行 經無量死生 今於最後身

離塵垢毒箭 證得無上覺 故我名佛陀
能成佛者顯彼諸法與佛施設為建立因如
何此中於無量法而總建立標一佛名如依
衆多和合人上立一僧寶一勝所歸又於衆
多無漏道上立一道蘊無有過失或先已說
先說者何謂想等想施設言說即佛相續無
學法中立一佛名無別一佛能成佛法為是
何等謂盡智等及彼眷屬由得彼法能覺一
切以彼勝故身得佛名非色等身前後等故
為歸一佛一切佛耶理實應言歸一切佛以
諸佛道相無異故經主此中作如是說然尋
本論不見有言唯無學法即名為佛但言無
學法能成於佛不遮所依身亦是佛體是故
於此不可難言若唯無學法即是佛者如何
於佛所惡心出血但損生身成無間罪今詳

經主於本論義未甚研尋能成佛言已遮佛
體攝依身故謂佛名言依佛義立唯此所目
是真佛體若佛名言就依身立於未證得無
學法時已有依身應亦名佛故知佛號不目
依身由此依身非能成佛故本論說能成佛
言已遮依身亦是佛體已顯佛體唯無學法
或設許然亦非無難謂佛體性略有二種一
者世俗二者勝義歸依佛者現對世俗於勝
義佛繫念歸依以託依身而歸依彼由得彼
故得佛名法故唯無學法是勝義佛體成無
間罪由損勝義然勝義佛必不可損依如是
義理可難言如何於佛所惡心出血但損害
生身成無間罪毗婆沙者作是釋言壞彼所
依彼隨壞故如是釋難深為應理又彼經主
作如是難若異此者應佛與僧住世俗心非

僧非佛云何如是以於爾時學無學法不現前故此難不然非所許故謂我不許學無學法唯現在位方成佛僧唯言佛僧得彼法故得於諸位曾無間斷寧住世俗心便非僧非佛設許現在方成佛僧亦無有過以許彼得其體亦是學無學故得一切時常現前故經主復言又應唯執成苾芻戒即是苾芻是我所宗豈成過失以得戒故假說依身亦名苾芻與前義等是故經主於對法宗不善了知所說文義婆伽子部作如是言補特伽羅是所歸佛此非應理所以者何彼無差別不成歸故謂歸離繫補特伽羅與歸世尊有何差別善等差別同不記故若謂如火隨依差別謂如依糠名爲糠火如是依佛法彼亦得佛名此救不然應無常故徒設救執無所成故

謂彼所執補特伽羅既隨所依應無常性又依糠火非即名糠補特伽羅若依佛法但應名佛補特伽羅補特伽羅非即名佛如是救執竟何所成既執補特伽羅隨法成差別應許能差別法即是佛非餘以歸依名顯依由此能滅所有生死災患有如是用唯此相法故說此法是所歸依餘皆不然是說爲善又應許佛補特伽羅成世間法故契經說今見世尊諸根變異汝等既執補特伽羅由隨所依故成差別何緣依佛法彼得佛名非佛法爲依不名非佛此中無有差別理故若謂如人雖有髮等黑而不隨彼可得名白人是則應成捨前救執謂彼前執補特伽羅由隨所依故成差別今復不許補特伽羅隨其所依成差別故豈亦有火得差別名隨一分依不

隨一分又依有漏無漏所成補特伽羅應成
二體不爾應捨前所執執又世尊說我於世
間生非補特伽羅亦有生理若異此者世尊
應言我現世間然說不爾是故決定法爲所
歸如世尊言但應依法不應依彼補特伽羅
又世尊言若見法者即是見我又契經說佛
雖轉變而心無異非汝所執補特伽羅可有
轉變以汝不說補特伽羅是無常故今乘義
便且以餘理破汝所歸補特伽羅其體非實
餘處廣辯尊者矩摩邏多作如是說佛有漏
無漏法皆是佛體故契經說今者佛身衰老
朽邁又世尊說我今重病生隣死受告阿難
陀汝應爲佛於此敷設盂怛羅僧又契經言
汝應以飲食如法供養佛爲上首僧又契經
言諸苾芻衆受持佛語又契經言於如來所

浴八

五

惡心出血又經說佛以足躡衣又契經言我
今觀佛威光熾盛如妙金臺又世尊言我今
欲往娑多山處報藥叉恩又契經言汝等實
主若得見佛獲無上利又饒益他方得名佛
饒益他者多是俗智又諸佛用大悲爲體此
是有漏法有情相轉故如是等類教理衆多
非無漏中可有斯事故非唯無漏佛法爲佛
體此亦非理由無學法力非身等法假立佛
名故云何知然佛眼根等與前眼等無差別
故又如有漏名無學明經說三明是無學故
非死生智可是無學此緣形顯故有情相轉
故無學身有得無學名餘法亦然與諸佛法
墮一相續亦得佛名又佛身等不應是佛以
應斷故夫言佛者都無過失非應斷故又經
說身無明集成故豈可說佛亦無明集成又

諸佛身是不淨境以一切欲界色是不淨觀境故非佛應為不淨觀境經說緣佛增長善根生欣作意諸不淨觀一向與厭作意相應故知佛身非真是佛又說業食為身因故佛身諸處業異熟攝是段等食之所資長豈應於此立真佛名若人說佛因於業有誰有智者而不訶責豈有智人誤發此語後自覺察而無悔愧若據佛資糧依止攝益等假說為佛於理無遮餘處亦曾見此例故如言食是命酪是熱病等又佛身中大悲俗智先菩薩位其體已有此若是佛佛應先成若有別因令此二種後轉名佛即應許此能差別法是佛非餘破此亦應同前一類違正理教自分別執然大眾部復作是言如來身中所有諸法皆是無漏盡是所歸以經說身是已修故

海八

六

謂契經說已修身心如說已修心許心是真淨身亦應爾既說已修如何可言非真無漏如是等證其類寔多此一類宗辯本事品已廣遮遣無勞重破然契經說已修身者約對治修故作是說是已修習能離色染無間道義又契經言彼已修習四種念住復言四念住總攝一切法則一切法應皆無漏若謂此據自性相離二念住說餘亦應同謂契經言已修身者何故不許修身念住又有漏善亦是所修故引修言證無漏者此證與理豈得相應又彼所言若佛眼等是煩惱境故是有漏豈不亦是離染所緣何理能遮是無漏性此例非等如前已辯有漏無漏相差別故然契經說煩惱所緣聖道所厭名有漏者應共尋求此經意趣善逝意趣極為難識今見此

經所說意者若所緣境煩惱味著執為已有亦為聖道之所厭惡是名有漏理應眼等漏所味著執為已有可成有漏不應例言眼等諸法無漏所厭惡亦成無漏欣厭既異為例不齊非佛眼等為無漏法作道等行相欣樂而緣不可說言佛眼等法無漏厭惡而成無漏又如貪瞋於諸漏轉於眼等轉其相亦然故可說言眼等諸法同諸漏法亦成有漏非如聖道於聖道轉於眼等轉其相亦然故不可言眼等諸法同聖道法亦成無漏故彼劬勞無所成者雖復種種妄率已情無損我宗經所說相唯有大聖迦多衍尼子說所歸佛體無有過失僧伽差別略有五種一無恥僧二癡羊僧三朋黨僧四世俗僧五勝義僧無恥僧者謂毀禁戒而被法服補特伽羅癡

羊僧者謂於三藏無所了達補特伽羅譬如癡羊無辨說用或言癡者顯無說法能復說羊言顯無聽法用即顯此類補特伽羅於三藏中無聽說用朋黨僧者謂於遊散營務鬪諍方便善巧結構朋黨補特伽羅此三多分造非法業世俗僧者謂善異生此能通作法非法業勝義僧者謂學無學法及彼所依器補特伽羅此定無容造非法業五中最勝是所歸依如讚歸依伽他中說
此歸依最勝 此歸依最尊 必因此歸依能解脫眾苦

於如是法補特伽羅二勝義僧中迦多衍尼子意但以法為所歸僧故本論中作如是說歸能成僧學無學法豈不此說與經相違謂契經中世尊說有四雙八隻補特伽羅是福

田僧皆應供養經有別義謂彼經中說福田僧應供養故彼經意顯能受施僧二勝義僧中能受他施者非學無學法唯補特伽羅此本論中說歸依義真能救護方是所歸真救護能唯在聖法故契經言但應依法不應依彼補特伽羅法八由此論經不相違背又此應是不了義經待不違理別意趣故待別意趣方可了者此類名曰不了義經謂此經中所立四八果向差別補特伽羅法補特伽羅定依何建立據直言義理俱不成若謂依法應唯立五謂阿羅漢果及四種向無漏法和合所成僧伽若依補特伽羅亦非定八以成八數定因不可得故謂無量品別施設僧伽依一補特伽羅乃至無量故謂或依一施設僧伽如說若能如其次第以諸飲食供養一僧便

獲供養一切僧福或有依四施設僧伽如供養眾僧說戒羯磨等或有依五施設僧伽如恣舉等或有依八施設僧伽如此經說或有依十施設僧伽如依中國受具戒等或依二十施設僧伽如出眾餘為羯磨等此中後後能攝前前非於前前能攝後後從此以後數無決定乃至依無量亦施設僧伽如餘處說苾芻僧伽苾芻尼僧伽或二部僧伽或賢聖僧伽聲聞僧伽等於此多種依多品別補特伽羅施設於僧內唯此依八補特伽羅名福田僧非依餘品法九如是差別有何定因由此二門皆不應理故知此是不了義經若謂唯齊此補特伽羅總攝諸聲聞所有無漏功德種類所成種種若二若三相續差別故唯約此顯示福田此亦非理且許施設補特伽羅僧

要待法僧故則應唯法是勝義僧補特伽羅如前已說若前若後無差別故又依此八補特伽羅亦不具能總得一切聲聞無漏法功德種類盡以非唯一預流果向能得一切此向功德如是乃至阿羅漢果若謂向果無差別故唯此總說一切盡者何不說五而說八耶以於此中次第可得餘三攝在此三中故又依法立補特伽羅唯依四雙道說八補特伽羅故以約殊勝功德所依顯示有情八種差別故此意說補特伽羅豈不即為唯依於法自相共相差別理成以於法中若總若別理皆得成立非補特伽羅是故於此唯依於法施設僧伽分明可見若爾何故不唯說五為總攝法品類盡故以非一切一來果向總攝一切預流果盡如是乃至阿羅漢向不攝

一切不還果盡是故為顯聖道差別應說此八補特伽羅故此契經成不了義由唯約法建立僧伽故我軌範師迦多衍尼子為善成立所歸僧伽諸勝施設中說有情故非定唯法者理亦不然彼由法力成差別故無餘方便令所化生能正了知佛等勝德故佛方便依有情門立勝施設令知無過於此義中復應思擇佛為僧攝非僧攝耶若僧攝者則勝施設證淨寶歸數皆應減又與至教所說相違如契經言

佛告長者何謂僧寶卷八謂於當來此世界中有善男子生刹帝利婆羅門家或生吠舍戍達羅家歸投如來應正等覺出家修證是名僧寶又契經說佛在僧前又契經言佛於某處與若干數苾芻僧俱若非僧攝契經何故作

如是言汝等若能以少施物如次供養佛上首僧則於僧田獲得周徧清淨施福又契經說汝喬荅彌若奉施僧亦供養我又經說有四雙八隻補特伽羅名福田僧不應說佛離八而有僧有多種謂有情人聲聞福田及聖僧等佛於此內非聲聞僧可是餘僧自然覺故又不成就聲聞法故又為聲聞制立學處言不應受畜等佛衣量衣若佛世尊聲聞僧攝亦應受學如是學處又亡聲聞所有衣物世尊聽許苾芻衆分若佛世尊聲聞僧攝世尊衣物亦應許分既不許分是故知佛可餘僧攝非聲聞僧由是極成佛僧無雜然契經說汝等若能以少施物如次供養佛上首僧獲徧福者約福田說故無有過由此已解喬荅彌經或彼經言亦供養我亦言意顯簡佛

法

十一

非僧若佛即僧亦言何用佛所說八補特伽羅為顯聲聞僧位差別言僧中有八位不同不作是言八皆僧攝或所說八皆福田僧佛亦福田故無有過施僧施佛何得大果有作是言施僧果大一切無漏聖法種類皆於僧中具可得故又言僧是上福田故又有施主將物施佛世尊勸令迴施僧故然我所宗施佛果大以契經說諸佛世尊證得一切增上自在殊勝功德名最尊故又佛世尊一向無失諸煩惱習皆無餘故又僧所修梵行功德一切皆由佛所生故又佛世尊自他利德皆已圓滿至究竟故經說此德為最勝故以能速疾引他心故廣大願思緣此生故然彼所言一切無漏聖法種類皆於僧中具可得者此不成證世尊身內無量無邊不共功德具

可得故如說假使語世界中一切有情皆阿羅漢或獨勝覺所有功德欲比世尊不及少分所言僧是上福田者亦非證因有別意故謂約僧衆其數甚多能受用多所施財物能令施主受用福增是故言僧福田中上或顯僧衆住經久時及徧諸方故作是說或僧雖復是上福田然佛福田是上中極由前所說諸因緣故所言施主將物施佛世尊勸令迴施僧者此證非理觀別因故謂佛爲欲令僧住持無上正法得久住故勸以施物迴施於衆毗婆沙師作如是說爲令施主緣聖慈尊金色相身殖勝因故歸依於法謂歸愛盡離滅涅槃如是一切是煩惱斷名之差別或有謂愛味著門轉不應棄捨故寄愛名通顯一切煩惱永盡愛與餘煩惱同一對治故言愛

卷八

十二

盡者謂見所斷諸愛永斷故預流者此愛盡時便自記別諸惡趣盡謂我已盡那落迦等所言離者謂欲界中諸所有貪多分已斷即是已薄欲界貪義滅謂欲界諸愛全斷此地煩惱當於爾時決定無能繫縛義故言涅槃者謂色無色諸愛永斷由此盡時諸所有苦皆永寂故此則顯示四沙門果或此四種如其次第顯三界愛斷及永般涅槃或愛盡者三界愛斷所言離者除愛所餘諸煩惱斷所言滅者顯有餘依般涅槃界言涅槃者顯無餘依般涅槃界有餘師說歸依法者謂通歸依諸佛世尊所說雜染及清淨法彼說非理所以者何佛說涅槃名最上法又有經說滅爲最上是故唯應歸依此法此中何法是所歸依能歸是何歸依何義所歸依者謂滅諦

全道諦一分除獨覺乘菩薩學位無漏功德
 何緣彼法非所歸依彼不能救生死怖故謂
 諸獨覺不能說法教誡諸有情令離生死怖
 菩薩學位不起期心故亦無能教誡他義故
 彼身中學無學法不能救護非所歸依有餘
 師言不和合故不顯了故如其次第獨覺菩
 薩非所歸依緣彼亦生無漏意淨故彼亦是
 證淨境攝此中能歸語表為體自立誓限為
 自性故若并眷屬五蘊為體以能歸依所有
 言說由心等起非離於心如是歸依救濟為
 義他身聖法及善無為如何能為自身救濟
 以歸依彼能息無邊生死苦輪大怖畏故非
 如牧豎防護諸牛提婆達多守餘人等但令
 不散非所歸依不能令息生死畏故雖復亦
 有歸佛法僧然彼不蒙現救濟者以彼違越

佛教理故如有依王而違王勅王不救濟此
 亦應然有餘師說彼亦能與後邊善根為種
 子故歸依但作正行種子非即由此能息苦
 輪故有歸依未蒙救者有餘師說彼雖歸依
 未能奉行歸所為故歸依所為其體是何謂
 見四諦故伽他說
 諸有歸依佛 及歸依法僧 於四聖諦中
 恒以慧觀察 知苦知苦集 知永超眾苦
 知八支聖道 趣安隱涅槃 此歸依最勝
 此歸依最尊 必因此歸依 能解脫眾苦
 三所歸依有差別者佛唯無學法二俱非僧
 體貫通學與無學又佛體是十根少分僧通
 十二法體非根擇滅涅槃非根攝故又歸依
 佛謂但歸依一有為沙門果歸依法者謂通
 歸依四無為沙門果歸依僧者謂通歸依四

有為沙門果及四果能趣向又佛譬如能示
導者法如安隱所趣方域僧如同涉正道伴
侶應求此等三差別因應思何緣於餘律儀
處立離非梵行為其所學唯於近事一律儀
中但制令其離欲邪行頌曰

邪行最可訶

冷八

易離得不作

十四

論曰唯欲邪行極為能觀此他世者共所訶
責以能侵毀他妻等故感惡趣故非非梵行
又欲邪行易遠離故諸在家者耽著欲故離
非梵行難可受持觀彼不能長時修學故不
制彼離非梵行謂無始來數習力故姪欲煩
惱數起現行諸在家人隨順欲境數易和合
抑制為難故不制彼令全遠離又諸聖者於
欲邪行一切定得不作律儀經生聖者亦不
行故離非梵行則不如是故於近事所受律

儀但為制立離欲邪行若異此者經生有學
應不能持近事性戒若諸近事後復從師要
期更受離非梵行得未曾得此律儀不有餘
師說得此律儀然不由斯方成近事亦不由
此失近事名亦非先時戒不圓滿有說不得

未得律儀然獲最勝杜多功德名獲最勝遠

離法者謂能遠離姪欲法故由此若能遠離

妻室淨修梵行功不唐捐若有先時未取妻

妾普於有情類受近事律儀於後取時寧非

犯戒今非他攝故如用屬已財謂於今時以

冷八

十五

沉術力或財理等種種方便攝彼屬已不繫

於他如何難令於彼犯戒又有別理今取彼

時於前律儀無所違犯頌曰

得律儀如誓 非總於相續

論曰諸受欲者受近事戒如本受誓而得律

儀本受誓云何謂離欲邪行於他所攝諸女人所起他攝想而行非法如是乃名犯欲邪行非於一切有情相續先立誓言我當於彼離非梵行而得律儀云何今時可名犯戒既如本誓而得律儀今正隨行如何名犯先取妻妾後受律儀於自妻等亦發此戒以近事等別解律儀一切有情處所得故若異此者於自妻妾非處非時非支非體亦應不犯欲邪行戒於舊所受既有犯者於新所受應有不犯故不應為如先所難何緣於四語業道中立離虛誑語為近事學處非立離餘離間語等亦由前說三種因故謂虛誑語最可訶故諸在家者易遠離故一切聖者得不作故復有別因頌曰

以開虛誑語 便越諸學處

論曰越諸學處被檢問時若開虛誑語便言我不作因斯於戒多所違越故佛為欲令彼堅持於一切律儀皆遮虛誑語云何令彼緣力犯戒時尋即生慚如實自發露何緣一切離性罪中立四種為近事學處然於一切離遮罪中於近事律儀唯制離飲酒頌曰

遮中唯離酒 為護餘律儀

論曰諸飲酒者心多縱逸不能守護諸餘律儀故為護餘令離飲酒謂飲酒已於惡作說別悔墮落眾餘他勝五部罪中不能防守或有是處由此海八普於諸學處海擾亂違越由此十六世尊知飲諸酒是起一切性罪因故能損正念及正智故能引破戒破見愚故於一切種離遮罪中唯說此為近事學處故離飲酒雖遮戒攝而於一切立學處中與離性罪相隨

而制有言飲酒是性罪攝由阿笈摩及正理故阿笈摩者謂契經言身有四惡行殺生至飲酒不應遮罪是惡行攝又如上座鄔波離言我當如何供給病者世尊告曰唯除性罪餘隨所應皆可供給然有染疾釋種須酒世尊不開以酒供給非佛於彼染疾苾芻自說是師而不憐愍由正理者聖者易生亦不犯故如殺生等又離飲酒世尊說爲近事律儀如殺等故正理論者作如是言雖於此中若如理辯必遭一類愚者所譏然彼心遊正法相外無容枉理彈彼邪言故我必應辯正法相非飲諸酒是性罪攝由此中無性罪相故性罪遮罪其相云何未制戒時諸離欲者決定不起是性罪相若彼猶行是名遮罪又若唯託染汙心行是性罪相若有亦託不染心

洛八

十七

行是名遮罪爲防餘失佛遮止故今於此中應共思擇爲有於酒雖極憎嫌而爲良醫令飲除疾正知強服不起染心爲無如斯無染心者若許有者既無染心如何可成性罪惡行若謂無者如何爲疾正知強服而有染心豈不先知飲酒是罪無慚故飲或於飲罪愚謂非罪即是染心此救不然謂飲諸酒體性是罪理不成故應審何緣此皆性罪諸有爲疾以無染心知量而飲能不醉亂如爲除病知量服毒能令無損豈是罪耶故非飲酒皆惡行攝若爲僞逸或爲歡娛或如醉亂而貪故飲此等皆託染汙心生約此經中說身惡行應知此是性罪所攝設佛不遮亦是罪故或飲諸酒由放逸處故名惡行非由性罪故此獨立放逸處名非殺生等是性罪故然爲

病者總開遮戒復於異時遮飲酒者為防因此犯性罪故謂勿由知飲是遮罪無多過失便縱貪情漸次多飲遂致醉亂因斯放逸造多性罪為欲深防造性罪故至毛端量亦不許飲又令醉亂量無定限故遮乃至飲毛端所需量非定遮故即謂飲酒是性罪攝如博戲故如說苾芻汝等決定不應博戲非諸博戲決定遮故便是性罪然博戲者多過患故世極訶故佛決定遮此亦應然故非性罪然彼所說聖者易生亦不犯故如殺生等是性罪者何故不言有阿羅漢亦現行故應是遮罪攝如非時食等若經生聖者得不作律儀則定不應飲諸酒者諸阿羅漢亦應定得不飲律儀如殺生等若謂大師未制戒故容有飲者不受律儀在家諸聖何緣不飲非離餘

格八

六八

酒可是無漏律儀自性如先已說又若聖者定不行故是性罪攝則應一切聖者所行皆非性罪是則非梵行應非性罪攝然非所許故此非因由此亦遮有作是說以契經說數習能令墮惡趣故如殺生等故飲諸酒是性罪攝以非梵行雖是性罪而說數行不墮惡趣故彼所說非決定因然說數習墮惡趣者顯數飲酒能令身中諸不善法相續轉故又能發引惡趣業故或能令彼轉增盛故亦見有說斷生草等令墮惡趣故此無能證飲諸酒是性罪攝有餘師釋如說修慈以密意門說墮惡趣謂契經說能修慈心得八勝利非修慈故即能令其得不還果但據得果修慈為先密作是說飲酒亦爾謂酒能損大種諸根便失正念尋生放逸遂造惡業因墮惡趣

依如是義故作是言又彼所言離飲諸酒世
尊說是近事律儀故此定應是性罪者亦不
應理以非定故應如近住所受律儀如八戒
中非時食等離殺等四立近住支然彼定非
性罪所攝此亦應爾故非證因雖彼謗言為
貪飲酒矯立飲酒是遮罪攝今應徵問非時
食等汝等許是性罪攝耶彼荅言非豈亦汝
等貪非時食耽著博戲歌舞掘地斷生草等
矯立此等是遮罪耶若謂不然法相爾故是
則汝等所設謗言無益自增非愛業道如契
經說宰羅迷麗耶末陀放逸處依何義說言
宰羅者謂米麥等如法蒸煮和麴蘗汁投諸
藥物醞釀具成酒色香味飲已惛醉迷麗耶
者謂諸根莖葉華果汁為前方便不和麴蘗
醞釀具成酒色香味飲已惛醉於中一類甘

蔗成者得施途名蒲萄果汁所醞成酒名為
末途即此末途令人耽醉勝於餘酒故名末
陀或即宰羅迷麗耶酒飲已令醉總名末陀
若蒲萄汁醞成酒味飲已令悶不得自在如
飲毒藥鬼魅所持失志猖狂故不令飲非已
成醉及酒未成亦不應飲如甘蔗汁不應觀
飲量若少若多但真得酒名皆不應飲多少
皆是放逸處故為遮一類愚闇增強耽味纏
心作如是說飲酒非失但遮過量能不惛醉
飲亦無罪故說諸酒名放逸處謂雖不醉有
令醉能佛為深防皆不聽飲故戒經說若有
苾芻飲諸酒者皆犯墮落契經亦說若飲諸
酒感非愛果其類寔多或於此中為欲顯示
離飲酒意說諸酒已復重說此放逸處言意
顯酒非不淨性罪是放逸處故不應飲言放

逸者不顧應作趣不應作故名放逸是放逸
 因名放逸處有作是說醞食成酒名為宰羅
 醞餘物所成名迷麗耶酒即前二酒未熟已
 壞不能令醉不名末陀若令醉時名末陀酒
 簡無用位重立此名然以檳榔及稗子等亦
 能令醉為簡彼故須說宰羅迷麗耶酒雖是
 遮罪而令放逸廣造眾惡墮諸惡趣為顯彼
 是聖所遠離惡行應斷言放逸處若飲酒已
 不吐未消彼必不能受律儀等酒是放逸所
 依處故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三十八 說一切有部

音釋

研 五堅切 窮究也
 宰 蘇骨切 釀酒也
 麴 丘六切 釀酒也
 蘗 魚傑切 芽也
 醞 蒲拜切 草
 釀 釀酒也
 檳榔 檳榔樹實也
 稗子 稗子等亦
 者似穀